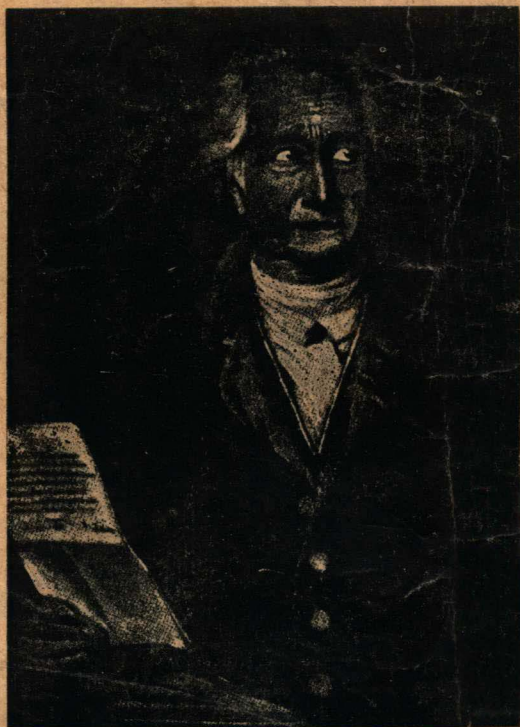


著名學文界世

少年維特之煩惱

著 德 歌
譯 佑 天 錢



小引

以少年維特之煩惱震驚一世的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是德國人，在一七四九年的初秋，生於馬茵河畔的佛郎福脫城。他是系出名門，家世很好，從小就受了很完善的教育。在大學裏讀書的時候，對於各種功課，像文藝、歷史、哲學、化學、解剖，都有深切研究。他所讀的，卻是法科。所以從他畢業以後，一直討着政治上的生活，做着魏馬公爵的上客。養尊處優，過着舒適的生活。他是一個詩人兼小說家。他最偉大的作品，要推詩劇浮士德（Faust）和威廉先生（Wilhelm meister）。他晚年的心血，完全花在這二部著作上。歌德死年是一八三二年，享年八十三歲。

哥德的本身，是一位風流多情的公子，他一生的遭遇，簡直可以說完全是羅曼史。他最初戀愛的對象是格麗倩。就是他年邁致仕，退休林泉，以七十多歲的高齡，還和一個鄉下小姑娘戀愛。在他著作少年維特之煩惱時，他所要好的女性，據說已有以下八個：（1）他姊姊郭娜莉，（2）初戀的格麗倩，（3）在萊比錫大學時所戀的安妮，（4）在施脫拉司堡大學時所結識的法國歌舞師的兩個女兒，（5）牧師的女兒佛麗特立克，（6）夏綠蒂，（7）霍爾德夫人，（8）嫁給糖商的瑪克西米玲。那末他的一生，自然不用說在情網裏度日了。

少年維持之煩惱出版時，哥德僅二十五歲，取材於他和一個朋友的未婚妻綠蒂姑娘的相愛，其結局卻用了當時一個青年因戀愛而自殺的結局。

本書出版，歌德的名譽即確立了，引起當時一般苦悶心理的青年的狂熱。燕尾服黃褲的維特裝，轟動一時，有許多青年模仿着穿，爲了受此書的感動而自殺的也有。甚至於蓋世英雄的拿破崙，也百讀該書而不厭。因爲深情的敘述，差不多好像從每個人心底流露出來的，這實是當時的一部代表作品。

對於可憐的維特的生平故事，我已將我所知，全部收集，與讀者見面。我知道你們將因此謝我。他的精神和風采，你們定加以敬愛，對於他的命運，你們也必予以同情。

你們中間——好朋友們，如有遭逢和他同一的不幸，可以從他的悲痛中，找出一些安慰，並且你們可以和這本書做朋友，如果你們不能從幸運中或自己的錯誤中，獲得一些更好的教訓。

第一編

一七七一年五月四日

自從我出來以後，我覺得非常愉快。好朋友啊，人心究竟是什麼東西呢！離開了我那最親近而形影不離的你，我反覺愉快！我知道你能原諒我的。以往你所不滿意的行爲，不都是命運使然嗎？可憐的麗諾拉姑娘呀（註）然而這不能歸罪於我。她妹妹的特異媚態，使我適意地愉悅，同時她的柔弱的心靈，對我也很愛悅；這是我的罪過嗎？可是我完全不負其咎嗎？我不是會使的情感生長？我不是也曾曾在她天真爛漫的表情中，感覺着陶醉？——這些事情，雖無可笑，但我們常視爲樂趣。我不是也曾……？但是，自己怪自己，有什麼用處呢？好友，我決意從今改過自新，我願改善我從前的脾氣，不再繼續回想被命運播弄而成的各種煩惱；我願求現在的快樂，既往的一切概不計較了。好友，你說的話，全都不錯，假使人們不斤斤地用他們的思索，去追憶已往的不幸，而安安靜靜忍受他們現在的遭遇，人類中的苦痛，必能大爲減少！——然而爲什麼這樣？只有上帝知道。

請你對我的母親說，她的事我當盡力辦理，並隨時通知她。我已見過我的叔母，我覺得她並沒有朋友們所說的那樣的

不諧，她是一個很慈悲很活潑而又很愉快的女人。我對她說明我母親對於不日屬於她的那一部分遺產的侵害，她和我說了她自己的辦法的主旨理由和條件，在這種條件下，她願意放棄全部權利，我們以更大的利益總之，此刻我還不能對這個問題多說，但一切能順利進行，這是可以使我母親放心的。並且，我的好友，在這一件小事中，我又觀察到世上由誤會和疏忽比苛刻和陰險所引起的禍患尤多，無論如何，後兩樣所造成的誤事比較少見。

至於我在這裏，是非常愉快。此種人間樂園的幽靜，對我的心靈，實是一服溫和的良藥，當此初春時節，一棵一棵的樹，一簇一簇的草，滿佈鮮花；這種幽美的情況，充滿慈祥的希望，鼓舞了我不安的中心。但願此身化為蝴蝶，徜徉於這芬芳的大海，在其中找覓全部的存在。

這個城市，並不可取，但四郊的一切，卻有一種難描的自然美，這種美景，引得已去世的M伯爵，在一小丘之上，造了一座花園。那裏山峯叢聚，相互交錯，帶着一種明媚的景色，構成一可愛的溪谷。那花園，組織簡單，入門，即可見到所有佈置，非園藝專家所計劃，而是出於一慈善人之手，欲在其中尋求樂趣而已。我在一所荒蕪的消夏別墅中，為追念已故的園主，揮了不少的涕淚；因為昔日他所愛好的庭樹，今為我所居，且不久我將一變而為此園的主人。這幾天園丁和我相處甚得，自此以後，他不致仍無歸宿了。

五月十日

一種奇特的寂靜，和我所溺愛的春日的美麗清晨一樣，已把我全部的心吸住了。我一人在此，領略能滿足我心靈慾望的一種美麗景況。好友，我這樣的愉快，這樣的專心留戀於美妙的情趣之中，竟把我的才能埋沒了。我現在已不能舉筆繪畫，然而我覺得在過去我絕不是一個比現在更偉大的藝術家。當雲煙在我周圍可愛的山谷中，飛昇上騰，正午的太陽，照着不透明的樹葉，而祇有少數光線隱約地射入樹蔭的時候，我便置身於潺潺小溪旁的深草中；那時更有千萬種無名的草類，呈現在我的面前，我聽見來自這草中小世界的嗡嗡之聲，並認識無數難以形容的昆蟲的形狀，我便感覺覆載我們的仁愛的大自然，把我們包圍在幸福底無窮之中；朋友，當黑暗遮蔽我的眼睛，髮鬚天地在我的靈魂中佔住了牠的力量時候，我

便想道：啊！朋友，人生是充滿着熱情的。這些熱烈的情緒就可顯示靈魂的全部，和靈魂能表顯永遠之神的全部一樣！願你能把這些意念形容出來，並表現在紙上。然而，朋友，我是不能的，我已被那些所見的景物的偉大力量所屈服了。

五月十二日

我四圍的一切，對我好像是一座樂園。我不知道這是因為神靈把我迷住，或者因為在我心中，發生一種熱烈而非凡的幻想。在一所房屋前面，有一淵泉，牠對我似乎有一種魔力，我就被牠束縛了，好像麥露新勒（註）和她的姊妹對我一般。平坡下面，是一條拱道，離那裏二十步左右，便有清潔似水晶的水，從大理石般的山岩中，飛流而出。拱圍牠的短牆，環繞牠的高樹，和那邊自身幽靜的景況，都使我有的一種愉悅的超逸的感想。沒有一天我不在那裏消磨一小時的光陰的。許多年輕的姑娘，常從市內走來吸水——此種天真的日常的事務，在以前就是皇家高貴的子女也曾操作過。我在那裏休息時，這種古代宗法社會的生活，便重現在我的眼前。我似乎見過古人們，在這泉水之旁，怎樣增進他們的交誼，締結他們的盟約；我又感覺這泉源流溪有一種慈祥和睦的精神環繞着牠。人們如果沒有這些感覺，一定在困人的炎夏倦行之後，不會在一個泉水之旁，作一次清涼的休憩。

五月十三日

這裏的居民，大概都已認識我，愛我，尤其是孩子們。最初，我用一種友誼的語調，和他們結交，詢問他們的各種瑣事，有些以為我有意譏笑，便很不高興地離開了我，但我並不因此而自怨，因為我已很清楚地感覺我以往所見。我常見一些自命為有身分的人，冷淡地避開一般平民，好像接近了他們之後，便會失掉他們的尊嚴；還有一般無聊的游蕩者和卑鄙的自大者，假裝着降低他們的階級，結果反使一般平民更真切地感覺他們的傲慢。

我很知道我們是不平等的，並且不能平等的；但是照我看來，假使要獲得人們的尊敬，而避去一般平民，是和怕戰爭失敗而逃避敵人，一樣的可靠。

前一天，我走到泉水之旁，見一個青年的侍女，放她的水囊在石階的最下級，我四面一望，也不見有她的同伴，走來幫她

把水壺安置頭上，我就跑下去看她，並說：「我可以幫你忙麼？好姑娘！」她表示很含羞地急呼道：「啊，先生！」「不要客氣！」我回答她。她安穩地站立着，我就幫她把水壺放在頭上，她謝我後走上階石去了。

五月十七日

許多人我已認識，但還沒有和他們交游。我不知道我有什麼令人愉悅的地方，使他們這樣的歡喜我，自己來和我親近；但我總感覺到我們能夠同在一起，也不過一短時間罷了。假使你問起此地人的性情，我一定回答：「和各處的人相同。」人類的的生活，原是很單調的。大多數以大部分的時間作工，爲的也不過是生活問題，其餘閒暇着的小部分時間，又使他們煩惱，他們終於用各種方法也把牠消磨完盡啊，這就是人們的命運！

可是他們確是優良的人！倘使我忘掉我自己，到田野去真誠地去自尋快樂，諸如和他們圍坐在一張鋪陳得很整潔的桌子之旁，或是攜伴遠足，或是相約跳舞，都對我的身心，有很好的益處；不過我須忘掉了那些靜藏在我內心，白白消費而又不得不細細蘊蓄起來的別的氣質。唉！這種思慮把我的靈魂震動了！然而被人誤解是我們一般的命運。

可憐！我幼年時的情侶是永逝了！我曾戀慕她！我可以對我自己說：「你是做夢呀，這樣尋覓人間所不能找到的！」但是她曾經一度爲我所有，我曾占有她的心靈，她那高貴的靈魂，在她面前，我好像比我本來更真實了，因爲這時我的一切行動都是我真心的表現。天呀！我心靈之力尙有一點餘留嗎？在她的面前，我不用我那不可思議的偉大的全部情感嗎？我們二人，不是無上的情感和敏捷的智慧的永久結合嗎？而且那些情感和智慧，以及牠們奇特的性質，不是都帶有天才的意味嗎？可憐！她比我長了沒有幾歲，竟先我而去了！我真不能忘記她那堅強的理智和極大的忍耐力。

前幾天我遇着Y君，他是一個坦白的帶有一付非常和藹的面孔的少年。他剛從大學出來，他雖然不作其他幻想，但相信他自己比別人知道得多，從各方面看起來，他是曾經用過功的，所以我們可以說，他有很豐富的知識，自從他知道我能畫又懂希臘文，他便來見我，因爲在這裏，繪畫和讀希臘文，是兩件很奇異的事。他對我顯示他全部的學識，從巴杜（註）到伍德（註）從戴拍爾（註）到溫克門（註）全都談到；他說他曾讀過蘇爾專（註）的思想的第一部書，還藏有海音（註）的一種考古

的書籍。我讓他一一說明。

同時我又結識了一位很有信譽的本地的法官。他是一個胸懷坦白的人。他兒女共有九人，聽說當他在兒女圍繞之中，確是一種很快樂的事。他的大女兒，很為人稱羨。他曾約我到他家裏去，我想一有機會，就可前去。他住在貴族的獵莊裏，離這裏有一小時半的路，他是在他妻子去世之後，始在那邊居住，因為城裏法院內的住宅，在他已不忍居住。

尚有幾個本地人，也不知所以然的，和我相遇，他們在各方面，都無意義，不論他們交際的行爲或表示，都是極端凡俗。再會罷！這封信也許可使你歡喜，因為這些都是史實。

五月二十一日

人生僅是一夢，本是多數人的意見，我也到處有這種感想。當我想起我們被束縛的微弱的活動和思索能力，當我見到我們的心力都消耗於維持日常的生活，除了延長可憐的生命外，並沒有其他較大的慾望，當我想着，我們所希望的一切，除無聊的自慰外，一無完美的結果，我們祇能以美麗的圖畫，秀媚的風景，修飾我們牢獄的牆壁，聊以自娛。——一念及此，偉廉呀，我就無言可說了。我考察了我自己的一生，就想尋求一種世界，但是這個世界，與其認爲特別的有生命力的，不如認爲理想的暗昧的一切事物，在我眼前浮現了；我歡喜地夢想着我進入人生大道的途程。

一般飽學的教授和博士們，都承認小孩子們不知道他們欲望的所在；但是成年的人亂轟轟的在這世界上，也和小孩子一樣的不知道他們的來縱去跡，有一定的目的，實在很少，他們和孩子們一樣地被餅乾糖果以及斥責教訓所左右，關於這點，沒有人願意承認，然而我想這是很明確的。

在復信上，我知道你將有所申說。我預備承認，最幸福的是那一班像小孩子的人，快活地頑他們的玩具，穿上去又脫下了他們遊戲的衣裳，並且望着那碗櫥，要媽媽鎖在裏邊的糖果，他們得到了甜美的食物，慢慢地吃了之後，又哭着再要一些。這些固然是幸福的人了；但尚有一班人也可以豔羨的，他們頌揚他們微細無意義的作爲，有時他們感情所激發起的地方，亦加以美名，稱他們爲謀社會福利和增進社會光榮的一種高尚的事業。尚有自謙地承認這種虛榮的人，觀察那富有財產

者怎樣快樂地把他小小的園庭造成天堂，那可憐的窮人，怎樣在他生活的重負之下，忍耐着度他厭倦的人生，他又怎樣希望平等地享受較長時間的陽光，這樣的人，態度真是冷靜，且在他的內心，造成他自己的宇宙；這樣的一個人，也是很幸福的；他的環境，不論怎樣不自由，他在他的內心，仍然保持着自由的美感，他也知道他隨時有解除束縛的希望。

五月二十五日

你問我要不要寄我幾本書籍。好友啊，我求你爲了上帝的愛，不要束縛我了罷！我用不着什麼來領導，啓發，激勵我了。我心自己已經十分激動。我需要歌曲來催我眠，在我的荷馬集（註）裏我已找着許多的催眠曲了。你從不曾見過什麼東西像我的心一樣的不安定，我常竭力把我的血溫鎮壓起來。但是關於這些還用得着和你說嗎？我的好友，你見我很快的變化，從苦悶一變而爲奮發，從憂鬱一變而爲憤怒，對我非常的擔憂。我簡直把我可憐的心，視若和一個病孩一樣，讓他隨意變幻。別再提這些了，也許有人會因此而向我責難的。

五月二十六日

我尋求快樂的老法子，你是知道的；我願選一座在隱僻處的小屋，即使有各種不便，也願意住在那裏。剛才我已找到這樣一個地方，對我覺得有一種特異的美感。

離城三哩左右，有瓦爾海牟地方。那村莊位於一小山之旁，明媚可愛，沿通行該村莊的小道走去，就可見到全部的山景。一位慈悲的老太太在那裏，開設一家小酒店。出售各種酒和咖啡，她年紀雖已不小，但仍活潑愉快。那裏秀美之處！即在有兩株菩提樹，牠們伸開牠們繁茂的枝葉，遮蔽了教堂前的小草地，農家作爲穀倉和住所的草屋，整個地環繞那塊草地，我會很希奇地遇着過也是這樣幽靜和清閒的一個地方，我常把我的桌椅，從小酒店攜到那裏，坐着喝咖啡，讀荷馬集。有一個下午，天氣晴朗，偶爾散步到這個地方，見其地十分幽靜。人們都到田間去了，只有一四歲模樣的小孩子坐在地上，一個半歲左右的嬰孩，放在他的兩膝中間，他的兩手緊緊地懷抱着牠，裝成一部安樂椅的樣子，這嬰孩雖活潑生動，眼射光芒，依然十分安靜地坐着，這種景色，使我留戀不舍，我遂坐在對面的一隻鞦韆上，並很高興地描畫這弟兄之愛的一幅小小的圖景。並按原

物所在添上了左近的籬柵，倉門，和些破壞的車輪；約模一小時功夫，便完成了那幅毫沒加入己見的真實而有趣的畫圖，這使我堅定了將來依歸自然的一種決意。因為只有自然一無窮盡，只有自然能造就最偉大的藝術家。大凡贊成規律，必有不少贊成的理由，正如贊同法律的有許多原理可說一樣；藝術家依照規律而成功的，總不致有過劣或可厭的出品，知法守習的人，也不會做一個不和睦的居鄰或兇惡的暴徒；然而一般規律，常破壞自然以及牠的真實表現。你不必和我說什麼「你說的太過多了，規律不過限制和除掉些分枝而已」等等的話。我的好友，我願用譬喻來說明這點。我所說的如同戀愛一般。一個青年很熱烈地愛了一個少女，把他全部時間消磨在她身上，損壞了他的健康，消耗了他的資產，去表示他繼續不斷地愛她。那時一個熟悉世故人情和有信譽的人，對他說：——「青年的好朋友，戀愛是自然的，但你須得在範圍內行動，你應把一部分時間，分配到工作方面，只把其餘休息的時間，與戀人周旋。你的資產應先估計一下，從維持生活後的剩餘財力中拿來送給你的戀人，但不必次數過多，只要在她的生日和時令佳節送送好了。」假使他聽了這番說話，他也許可以成為社會上一個有用的人，並且我也很願意設法替他謀一職位；然而他的戀愛從此滅絕，甚至他的天才，也從此消逝，假使他是個藝術家的話。啊，朋友啊，為什麼天才不能常常發展，不能常常湧作高潮，把奇異的靈魂超越了呢？這是因為在這天才的潮流的兩邊，沉默而有道的人，早已置有家園，他們的住處和花園固能遭遇狂潮，然而他們所掘的溝渠，和所建的堤岸，把這種迫切的危難防阻了。

五月二十七日

我曾墜入狂歡與高談闊論之中，竟忘記和你說那小孩子們的後況。我坐在那墊鋤之上，有兩小時之久，作了許多藝術的默想，這我在昨天的信裏，已大略的說過。到晚上，一青年的婦人肩負籃子，向那小孩們跑來，那兩個孩子，並不移動他們的坐位。她遠遠的叫道：「菲律賓，你是一個好孩子。」她向我招手，我便起身走過去。我問她是不是這兩個好頑的孩子的母親？她說：「是的。」那時她拿一片麵包給大孩子，把小的抱在懷中，帶有一種母愛地吻着他。她說：「我曾叫菲律賓，看管我最小的孩子，因為我和我的大孩子到市上去買麵包，糖，和一隻土罐。」我見這些買來的東西，尚在籃子裏，沒有取出，籃子的蓋則已

滴落。「今天晚上，我要做些羹給小翰斯（最小的孩子之名）那個大孩子昨天因為和菲律潑爭吃剩餘的食物，把土罐打破了。」我問起她的大孩子，她剛說他趕鵝去了的時候，他已回來，見他給菲律潑一根榛枝。我和這少婦談了一會，知道她是這裏一位校長的女兒，她的丈夫因為一個親戚留下了一些錢財，已起程到瑞士領取，她說：「因為有人想欺騙他，不覆他的信，所以他自己去，我願他一路平安，不過自從他動身以後，尚未得到他的信息。」我很憐惜她地離開了這位少婦，並給每個孩子一枚克羅（註）最小的另給了一枚，讓她到市買些白麵包做些羹湯給他吃，我們就此告別。

我對你說，我的好友，當我的意念陷於忿亂時候，遇了這種人，會把我的心情鎮定起來。在狹隘的環境之內，她很快樂地一天一天生活於不識不知之中，在樹葉凋落的時節，她除了嚴寒將臨的意識之外，毫無他種思慮。

自從那時起，我常到那裏去，孩子們已和我熟識；我喝咖啡時，給每人一塊糖，到晚上他們還分吃我的牛乳麵包和牛油。每逢禮拜，我還給他們，「克羅」即使有時我在晚禱之後不在那裏，我也叫他們的母親，替我分給他們。

他們和我毫不拘禮了，什麼事都對我說，有時他們和別村的孩子，聚在一起，我覺得更外高興，這樣我可以細察他們的性情和簡單的舉動。

為了解除他們母親所感到的不安，已使我費了不少的氣力，因恐她說：「他們太搗亂這位先生了。」

五月三十日

最近我所發表關於繪畫的議論，對於詩學，一樣的可以應用。簡單的說起來，最主要之點，是我們先要認識什麼是真正的美善，然後大膽地把牠抒寫出來。今天我得到一種景色，如果實地賦述出來，就可成為世上最美的田園詩。但是為什麼要提詩，景色和田園詩呢？我們豈不能在自然之中，不藉藝術之力，直接享受美趣嗎？

從上所述，如果你要獲得偉大的發現，即是一種誤會。上面說的只是一個田野，使我發生熱烈的興趣。現在我照常要隨便地把我的經過說給你聽，在你也一定照常以為我誇講。這又是在瓦爾海牟，——瓦爾海牟的地方，老是發生這種奇事。許多人聚在屋外的菩提樹下喝咖啡。我對他們不一定歡喜，我假他事為由，在後邊走來走去。

有一農人，自鄰屋而出，預備修理我說過的那部犁鋤。他的外貌使我歡喜，我便和他談話，同他相識，並馬上認爲他的知己。他說他是一位青年嬌婦的僕人，她對他非常寵愛。關於女主人的事，他也說了很多，並且十分地稱讚她，使我馬上感覺他是大膽地愛上她了。他說：「她年紀已經不輕，以往被她的前夫虐待，使她不想再嫁。」從這段話，她對他，很明顯地有無可言喻的媚力，他也熱烈地希望她可藉他來消除她對前夫暴行的記憶。我必須把他所說的一字一句，全部寫出，始可表現這位可憐朋友的熱烈的戀愛，和深刻的仰慕。這需要大詩人的天才，來抒寫他的姿態，他的和諧的聲調以及神聖而熱情的目光。沒有言詞能描寫他的舉止，和各種歡樂的姿態；我實在沒有能力能忠實地說明這種情景。他爲怕我誤會他和女主人的關係，或懷疑她正當的行爲，而發的鄭重的語調，更使我感動。他對她的描述，無論是她的姿態和肢體，都沒有青春的媚力，竟使他顛倒傾心，這點無可講解，只好付之意會的了。我生平從沒有見過，也沒有想像過，有這種戀戀的愛慕，熱烈的情感和純潔的合一的可能性。請你不要責備我，我對你說，這天真而誠篤的迴想，已是深印我的中心，這忠實而依戀的影像不斷地纏住我。我的心靈已充滿熱情，狂熱的將沸騰了。

我預備馬上就能見她；然而，又想我還是從她愛人的眼裏看她的好。因爲這樣看法，也許我到會可以真切地看出她，我何必一定要拒用這種完美的方法呢？

六月十六日

爲什麼我不寫信給你？你假裝着精明地向我問，你一定可以料想我很安好，簡單的說起來，我已得到一位知我最深的的朋友；我已找着她了。我結識這位極可愛的女性，若要按程序報告給你聽，實是一樁難事。我是一個快樂而美滿的人，同時也是一個可憐的歷史家。

「一位天使！」人人都這樣頌揚他的愛人無聊極了。然而要和你說她怎樣美麗或是她爲什麼這樣完美，實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總之她已握住我全部的意念了。

這樣的純樸和聰慧——這樣溫柔，而又這樣剛毅——心地似此的沉靜，而行動又如是的活潑。

但是這些見地，既平凡又抽象，全不能表現她的個性和特質。下次——不必下次，就這時候，我再和你講罷。現在罷，否則我不再講了。好，在我們兩人中間說自從我提筆寫這封信，我三次擱筆，準備騎馬出去。今晨我發誓，今天不去騎馬，不過我仍不停地跑到窗前望太陽有沒有下落。

我簡直不能阻住我自己，我是一定要到她那裏去的。我剛才回來，俾廉我在晚餐時，就要寫信給你。我見她圍着她一羣親愛的美麗的孩子，——八個弟妹！這在我的心靈上，實是一種極大的歡樂。

但是，假使我這樣的一直寫下去，到末了，你仍會和起始時一樣地莫知究竟。所以請你注意，我願束縛我的煩心，詳細地和你说。

有一天我對你說過，我曾結識本地的法官，他約我到他的別墅去訪他，也可以說是到他的小天國去。但是如果沒有發現那隱藏在這別墅中的寶藏，我不會想着前去，恐始終不會前去。有幾個年輕的朋友，發起在村中開一次跳舞會，我答應去參加。爲了參加那晚的盛會，我約了近鄰的一位美麗的動人的，但究屬平凡的姑娘；我們共同商定由我僱一輛馬車，去約夏綠蒂和我的舞伴以及她的叔母，乘車赴會。我的女伴，在車子過了公園向獵莊前進的時候，和我說我將認識一位很美麗而年輕的女性。她的叔母還說：「留心，不要害相思病。」我說：「爲什麼呢？」她答道：「因爲她已經和一位富家子弟訂了婚，他的未婚夫，在他的父親逝世之後，便出門去料理一些家務，不久他就要承受一筆巨大的遺產。」我對這個消息，并不發生興趣。我們到達目的地時，太陽正在落山。天氣已呈陰暗，一塊塊低下的烏雲，正密集在地平線上，女伴們都怕有暴風雨來，我要避免她們的愁煩，假裝懂得天時，雖然我自己也怕妨礙了我們的樂事。

我下了車之後，一個女僕走到門口，請我們稍停片刻，等候她的小姐，我們才過了庭院到一所建築得很好的屋子，走上石級，開了門，便見到我平生少見的最可愛的景象。六個小孩子從六歲到十一歲，正在客廳四周賽跑，一位中等身材的姑娘，立在他們中間，這位姑娘風姿美麗，外服素潔，身上又飾着淡紅色的緞帶。手內拿着一塊黑麵包，切成許多薄片，照他們的年

齡和食量做標準，分給四圍的孩子。她正做她的工作，態度莊重嚴慈愛，小朋友們都撐起了雙手，等着麵包，高聲呼謝。有的就此跑去用他們的晚餐，有些性情比較溫柔的，便退到院子裏來，看看這位生客，并察看那將載夏綠蒂出去的那輛馬車。她說：「請恕我，你上這兒來倒使你麻煩，又使女賓們等候，我因為穿衣服和料理些家事，竟使我忘掉孩子們的晚飯，他們除我以外，又不肯向別人取用。」我說了幾句客套話，但我整個的靈魂已被她的風度和聲音，以及她的姿態吸住了，當我恢復原狀的時候，她跑進房去取她的手套和扇子。孩子們都遠遠地對我凝視，我走近那最小而最可愛的孩子，他見我看她便向後退去，夏綠蒂這時正走進來，說道：「露易絲和這位哥哥握握手吧。」這小朋友願意地握了手！我竭誠地吻了他，「哥哥嗎？」當我扶着夏綠蒂走出來的時候我對他說：「你想我當得起和你們做親戚的幸福嗎？」她巧笑地答道：「啊，我有這許多堂兄弟，和表兄弟，如果你不配做我們的親戚，那我真覺難過了。」她臨走的時候，關照她第二個妹妹十一歲的小姑娘，蘇斐，好好的看管孩子們，並等她爹爹騎馬回來的時候，替她道別。她又囑孩子們和對她自己一樣地服從他們的蘇斐姐姐，有些很爽快地答應，但一個六歲左右的金髮的女孩子，表示不滿，並說道：「但是蘇斐不是你，大姐姐啊，我們頂歡喜欢你。」兩個頂大的孩子，已爬上了馬車，這是因為我要求她允許他們很安靜地伴我們去穿過那樹林。

我們剛才坐定，女伴們互道寒暄，對於各人的衣飾，以及希望遇見的朋友，發表些平凡的批評，這時夏綠蒂車停住，送兩兄弟下去。他們定要再親一回她的手，頂大的那一個，帶着十五歲兒童的溫文氣概吻着她，另一個則比較地輕浮和疏忽。她還叫他們帶一個好孩子給他們的弟妹，我們便開車到前面去了。

夏綠蒂的叔母問她有沒有讀完她上次送去的那本書。「沒有。」夏綠蒂說，「我不愛牠，你可以拿回去，就是前面的一本也不見得好。」我問了那本書的名稱，我很奇怪地知道牠是——在她所說的一切之中，我知道了她的聰慧和風格，她每說一句話，都使他提起精神，使她發生一種媚態和神靈之光，漸漸地這種媚態和光采和她覺得她本身爲我了解一樣發揚增大。

她說：「幼年時候，我最愛小說。沒有什麼事能使我有看小說的那樣高興，遇着放假的日子，我靜靜地坐下，把我全部的

精神，貫輸於一些虛構的麗諾拉的（註）歡樂和煩悶之中。我不否認此刻這類小說對我依然有些魔力。但我現在讀書的時候很少，我只喜歡讀對我最合意的書了。我最愛能描寫那些景物和朋友之和我自己的生活，及我本人家庭的生活相似的那一班作者，那種生活雖不能說是絕對的安樂，但總是一種難以形容的幸福之源。」

我對這些話所引起的情感，竭力設法遮掩，但不久因為她忠實地用美麗的語調，對威克麥、牧師、傳（註）以及其他著作（書名我不提了）發表些意見，我就不能再把我自己抑制片刻，我不得不將我個人對這問題的意見發表出來。一直等到夏綠蒂和兩位女伴說話，我才知道她們也在場，很驚異地靜坐在旁邊。叔母多次帶有譏笑的樣子對我注目，可是我絕對沒有介意。

後來我們談到跳舞的興趣。倫使喜歡跳舞是一種過失，「夏綠蒂說：『我必承認我自己犯法，因為實在沒有一種娛樂，對我如跳舞的那樣有興趣，我每遇使我煩悶的事，我必走到鋼琴那邊，彈我舞蹈過的曲譜，那麼一切煩悶，便立刻消失了。』」你是知我的，一定能想到在她談話時，我怎樣注視她的雙眼；我的靈魂，怎樣垂涎她的溫香的芳唇，和鮮嫩嬌艷的雙頰；我是非常的心領神往，在她談話中，幾乎使我聽不到她實在的言語。後來我做夢一般地下了馬車，不知不覺地摸束於黑暗之中，也幾乎不曾聽見從輝煌的舞廳所傳出來的樂聲。

安特蘭和N N兩位先生，（我不寫這些姓名了）是這位叔母和夏綠蒂的舞侶，在車門前迎接我們，他們各攜他們的女友，我也隨着我的舞伴，一直進去。

起初我們舉行一種徐緩的跳舞。我順次和舞伴們跳去；按照舞規，即使舞侶中有最不快樂的，也不能隨便舍去。夏綠蒂和她的舞伴，先跳一種英國的鄉村舞，當他們和我們合跳「飛哥」中的一節時，你一走可以描想出我的快意。你看夏綠蒂的舞姿罷！她舞時用她全部的心靈和精神；她的姿態是和諧的，優雅的，艷麗的，好像她別無知覺，別無感念，而且當她跳舞的一剎那間，其他事情，都不能引起她的興趣了。

第二次的鄉村舞，她已和他人約好，但允許和我跳第三次，並且很大方地對我說她最喜「華爾士」舞，她說「先跳的

舞伴須作「華爾士」舞是此地的習慣，可是我的舞伴，不大會跳「華爾士」舞，假如我不和他跳「華爾士」舞，他一定很高興。你的舞伴不愛「華爾士」式，實在也是因為不大會跳，但我在鄉村舞中，看見你的「華爾士」式的舞步不錯，你要是願意和我來作「華爾士」舞，請你去和我的舞伴說，我也和你的舞伴提議。」後來我們都同意；這是因為我們原要使我們的舞伴大家快樂。

我們開舞了，起初只覺得擁抱的平凡而嬌艷的動作使我們愉快。她舞得非常美麗，非常輕逸。當起始的時候，跳舞的人在耀目的舞廳裏，互相環繞着，有些不大會跳的舞伴造成一些紛亂，但我們則保持鎮靜，讓他們自擾，等到不會跳的舞侶們退出之後，我們便和安特蘭和他的女友，聯合一起，舞了一場。我從沒有更輕快的跳過一次，我覺得快樂極了，我擁抱着最愛的人，和她飛舞着，我實在目無一切的了！啊！偉廉，我在那時宣誓，我之所愛，或我有些愛意的姑娘，絕不，絕不應該和我以外的人跳「華爾士」舞，否則我要為此拚命，我想你對這點一定是諒解的。

我們在廳中走來走去，休息了一會，夏綠蒂坐下，吃了些我自己帶來的很少有的橘子，她覺得精神已經恢復；但是她把一片一片的橘子很客氣地，給她的鄰座，實使我心痛。

在第三次鄉村舞中，我們是第二對。當我們舞的時候，我出神地凝視着她的雙臂和雙目，牠們射出光芒，滿載着純潔而天真的愉快和甜蜜，我們在一位婦人旁邊走過，她雖年已不輕，但面貌則尚秀美，她微笑着看着夏綠蒂用力地舉起她的一個指頭，以一種很有意義的聲調，兩次呼喚「亞爾伯」這個名字。

「誰是亞爾伯？」我和夏綠蒂說，「我這機關不是太不拘禮嗎？」她正要回答，只是因為我們跳舞中的一節，互相分開，當我們在彼此之前經過的時候，我看她沉思默想着。當她和我握着手預備跳舞的時候，她說：「爲什麼我不肯和你說呢？亞爾伯是一位傑出的人，我和他已經訂婚。」這個消息對我並不覺新奇，因為女朋友們在途中已經對我說過，所可希奇的就是我從沒有想到這件事會和我在短覺的時間內所認識而已非常愛慕的她，有聯帶的關係，罷了，我心已亂，我的步伐，亦已不齊，我已全部昏亂了，我需要夏綠蒂極力糾正我，引導我推動我，使我回復到正常的步調。

舞沒有跳畢，那我認爲全因炎熱而早已發生的閃電一點一點地更強烈了，音樂爲雷聲所掩沒。每當恐怖在快樂中襲擊我們的時候，自然地使我們得到比平時更深刻的印象，或因這種情景，使我們易受感動，或因我們的感官，在愉快的時候，對於一切感動，更爲靈敏，這種恐怖的感覺，更因此而強烈。我以爲這就是女賓們驚駭呼號的理由。一個很靈敏的坐在屋子的一隅，背靠窗戶，用手把耳朵按住；還有一個跪在她面前，面孔俯伏在她的兩膝之間；第三個撲倒在她們中間，帶着眼淚，抱住她的姊妹；有的想回家去；其餘都不知所爲。她們沒有充分的鎮靜去制止青年男賓們的無禮，他們調笑她們；希望這些向天默禱的芳唇轉向着他們。有些男賓們，已下樓安閒地抽他們的雪茄去了，其餘都欣喜地答應女主人的請求退到一間有裝窗板和窗簾的屋子裏去；我們到了那間屋子，夏綠蒂把椅子擺成了一個圓圈，賓客們依她的邀約坐下，她就提議做一種環繞的遊戲。

有些朋友，裝着滑稽的姿勢，預備獲勝。「讓我們做數目遊戲罷，」夏綠蒂說，「注意，現在我從右到左走一圈，每人按次數去，輪到了他，他須把他的數目，快快地說出來，誰說得慢了些或弄錯了，就該罰一記耳光，這樣一個一個數下去，一直數到一千。」這是很有趣的，看這個遊戲罷，她舉手環行。第一人說「一」，第二人說「二」，第三人說「三」，一直說下去，她走得一步快一步，有一個弄錯了，就敲他一記耳光，隨後一個笑起來，又打了他一記，這樣下去，愈走愈快。我自己也吃着兩記。我覺得我的兩記，比他人的都重，但覺得十分舒適。終於這個遊戲，在狂歡和紛擾中結束了。我們大家都各自結伴，暴風雨也已停止，我便隨夏綠蒂走向客廳去。我們走着，她說：「這個遊戲把他們因雷雨而起的驚懼，都掃除盡淨。」我沒有什麼可說。「我自己，」她繼續說道，「和他們一樣地害怕；但用足勇氣，振作精神，遂忘了我一切的恐懼。」我們走到窗口，遠遠地還可以聽見雷聲，全村內正下着大雨；我們四周的空氣，充滿着美麗的情況。夏綠蒂斜倚着她的玉臂，眺望着這種景緻；她向天空一望，又回來看我；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說道：「克洛白斯陶克喇！」（註）我馬上記起了那在她心頭的壯麗的情詩；我感覺我是充滿了情感，這使我不能支撐！我握住她的手，並在我歡樂的淚流之中，吻着她。我又擡起頭來，注視她的面孔。神聖的克洛白斯陶克喇！爲什麼你不會從她的雙眼看出她值得頌揚稱道之點。呀！你的名久已被人愛戴了，爲什麼我還要聽人家提起

這個名字呢？

六月十九日

我的記事錄上次在什麼地方停止，我已記不清楚了，我只記得那天我睡覺的時候已是深夜的兩點鐘，假使那天你和我在一起，我可以和你面談，那麼我們兩人恐怕會談到天明。

我記得我未曾敘述我們從跳舞會出來回家時的途中情形，此刻我也沒有時間再和你說。那天的朝日極力壯麗，雨點從森林中的樹上滴下，使全部的鄉村得着時雨。我們的同伴都睡着了。夏綠蒂問我要不要睡，並希望我不要客氣。我看着她對她說，「只要你的眼睛仍然睜開，我就毫無畏懼。」我們兩人仍舊清醒，直到她的家門。女僕輕輕地開了門，知道她的父親和孩子們都已安睡。我在和她分別之前，我說我明天再來拜訪。她答應我的請求，我便就走開了。從那時起，天地儘管照常循環地行動着，我則不知晝夜，全世界在我是沒有了。

六月二十一日

我所過的日子，和上帝爲他特選的人的日子（註）一樣的幸福，不管我將來的命運怎樣，我絕不能說我沒有享受過快樂，——人生的最純潔的快樂，你知道瓦爾海牟，我現在已在那裏居住了。在那裏我和夏綠蒂相距，只有三里左右，我努力使我愉快，並享受命運能遭遇的一切歡樂。

當我以瓦爾海牟做我步行的目的地，我並沒有想到天國就在那裏。我在山邊或對河的草地上散步時，我好多次見過那座我心靈一切愉快所在的獵莊。

親愛的偉廉啊！我常憶及人們爲漫遊或尋找新事物而感覺的一種熱望以及那拘束，他們並使他們依守習俗適應環境的一種神祕的衝動。

真奇妙呀！當我初來這裏，從山旁看那可愛的山谷，就覺得我四周的景物，使我神往！對面是一座小樹林——小坐在樹蔭之下，多麼有趣！山頂的風景多麼美麗！更有可愛的山脈和美妙的溪谷！我只願能終身遊息其間了！好友啊，距離和未來是